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後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卒年四十八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

難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少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名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答是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

論曰嘗聞清潔之吏必有所守苟有所守則不撓於權

昔曹魏時毛玠以清正典選舉文帝屬所親眷玠確不

納果不撓其所守也吏官書王琨為吏部郎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吏有所屬琨執不許惠為吏部尚書人有與書求官者得即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二王其毛玠之流歟使百官執事人人如琨惠之潔則天下何患其不理此君上所宜留意也

孔顗

孔顗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

書早知名性真素不喜寶玩服用時吳郡顧愷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錦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

嚴皆重跡屛氣莫敢欺犯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

論曰王惠淸脩而鑒好聚斂劉覽髙尙而孝綽贓墨南朝士論且深惜之金昆玉友並秀一門誠不可多得也

宋世清約孔顗有稱而道存徽營利謀食爲顗之恥至
焚其輜重却其餉米夫有兄如此而不少薰其清德彼
何人哉彼何人哉

褚彦回

褚彦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彦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
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門嫡母
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不
許彦回流涕固請乃從之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

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其人懼而去
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知之也齊高帝受命
加彥回尚書令時淮北屬江南無鰒魚間有得之者一
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
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
此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耶聊爾受之雖復儉
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多

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

責數十萬謚曰文簡

論曰彥回悉推財於弟而獨取書數千卷其趣尚固自

高遠矣袖金求官責餉取錢彼何人者乃敢以是相浼

耶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

史王藴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

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三年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論曰韋賢有言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昭明其

達此者歟夫志趣鄙陋之人聞此言也未必不嗤然而笑之且彼之與此莫非所以遺後人惟君子能擇其久遠之業而用之爾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

中宋時其祖愷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家

論曰宋世清約唯推顧愷之孔覬二人時愷之於吏部植嘉木期憲之異日爲此職後果如其言夫爲善於人責報於天誠如此其驗乎斯足爲清吏之勸焉

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

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論曰古者制圭田以養廉其名為圭者取其潔也後之仕者如賤商趨市惟恐緩期不得乘其錐刀之利至為科法以限之長之先期解印綬使祿秩屬後人豈非廉者然後能推遜耶

甄彬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

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
而失櫝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
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
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
乃以彬為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
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
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論曰昔者鄭子真耕於巖谷之下名震於京師人之為

善焉有隱而不形者乎甄彬還金於鄉寺而取知於晃

琉榮哉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賚中

庭橘熟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家人皆異之宋

元嘉中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

關質録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蚺蛇膽可為

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蹦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

再時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世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清澈無所隱蔽後瑯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帙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論曰褚彦回一時清流而歎服虞君之清如此愿之為人可知矣

范述曾

范述曾字顗彥吳郡錢塘人也齊明帝用為永嘉太守政清平不尚威猛甿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恩示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名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述曾平生所得俸禄皆以

分拖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丘師

拖亦以康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

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歴陽躬耕以養弟妹鄉

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强記縣人號為神明

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

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

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夷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齊初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廏寓止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除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卒年九

十二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梁武帝踐阼為武昌太守遠性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當盛夏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水不取錢者則汲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

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
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遂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
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節廉正
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
焉至武康遂獨設糗水而已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
守自縣為近畿近代未之有也遂在官田秩俸錢並無
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
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

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
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為東
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歴年歳口不言
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
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我謝卿以
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以疾卒
論曰東漢大將軍竇憲將兵出屯所至州郡悉脩禮遺
惟張掖太守李恂公清不阿為憲奏免何遠以廉正舉

職在武康令時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獨武康設糗水而已彬去吏與盡歡嗚呼郡縣禮遺供帳之屬一出於公家給賜則可在上位者若踰法制責之彼守令何從得之是驅而相與裒削耳賢者肯爲之哉此君子所以稱遠之清正而尤多彬之不屑責於人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用爲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至南

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綱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慝不避强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奴餉一青瓜祖深報以足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絶於干請

論曰以足帛與餉瓜之奴近乎傷惠然考祖深行事之始終蓋非惠而不知為政者

北史

拓跋氏有國久矣自道武乘燕涼之衰憑陵中夏吞併北冀數千里之地而有之國始號魏明元大武繼之土地益廣東至海岱南包荆豫西達於關中北逾于大漠其後魏析東西傳於周齊世代綿久乃能與江表抗分南北自孝文崇飾儒雅興禮作樂脩帝王之政厥後風聲文物與南土相輝而北俗質實不染江左之靡麗懷材勵行之士遂亦多砥礪廉隅敦崇風節能謹守儉素

之操焉作北史廉吏傳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篤謹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為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尤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强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

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
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
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㗖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
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
境凡有出入皆封鏁其門親故絶跡慶弔不通法吏嚴
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
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
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

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細諂諛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徧於州境至則死者十八九其後唐君明為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論曰士文以子啖官廚餅獄之近乎賊恩矣其發摘姦贓雖尺布斗粟無所容貸流放者至千人亦過矣蓋魏齊世居官者不免以餉遺交通想士文有所激而為此

耶及其憤死家無餘財親賓無有贍其子者後世庸人必謂士文獲報如此嗚呼孔氏以儒窮後之君子不廢為儒顔氏善而夭後之君子不廢為善且以孟獻子之為父子服佗之為子方季文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子服識之其後文子以告獻子因之七日卒能改過為魯上大夫是則士文之獄其子亦獻子之愛其子也至夫千人者豈盡士文之讎怨哉非讎非怨而獲罪者公也士文之心則正矣天道豈禍正耶特當時親

賓無賢者爾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楊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

亦遣其間惜其功淺德薄規模不宏遠而士之可書者不過數人矣作隋廉吏傳

骨儀

骨儀天竺國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

主簿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

論曰軍旅之會廉士難其人矣高祖平陳韋師以掾主府藏秋毫無欺且是時非有簿正防檢而彼有所不為茲可以見其所守矣

侯莫陳潁

侯莫陳潁字遵道代人也高祖受禪遷瀛州刺史甚有

惠政在職數年坐累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
與立碑頌顗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
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顗治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
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
以鎮撫之於是徵顗入朝及進見上與顗言及平生以
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煬帝時復拜南
海太守卒
論曰治亂之幾甚於反掌清吏甚治汙吏階亂勢之必

論曰邊方最貪動相吞噬毗之在郡躬履清節諭以至言而彼皆感悟其化深矣然宇文述私役部兵毗劾其罪坐是忤旨憂憤隕身嗚呼嘗聞人亂治之以兵兵亂治之以法法亂則無可以治矣觀隋之賞罰如此欲不滅亡難哉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南聞喜人也煬帝即位進位右光祿大夫於時皇綱不正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

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
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導
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
能治績克彰課最居首凡在厥位莫非王臣若能人思
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
金紫大夫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
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
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

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敝矣夫朝廷之上旣有旁
搜廣取之法而又有至誠責實之意則凡中此選者何
啻拔十得五有茍賤不廉之徒固難自肆於時則清潔
之士惡得不泰然獲伸其志哉故唐之科目得人為盛
其不由科目進者亦一時忠義豪傑之士也作唐廉吏
傳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滋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煬

愼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

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官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𠌫於宗親祿廪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

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于厨以和藥儆知趣市還之卒年八十子稟字富侯第進士儆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儆敕諸子繕補殘書稟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乎儆乃止

論曰東漢吴祐諫其父不寫書壯齊郎基在官頗寫書然皆以廉得名然則繕補殘書亦無損於大節也儆子稟且引嫌諫止豈不以南海珍奇所聚之地不可不慎

耶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太宗即位問以政玄素亦數有諫諍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每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論曰玄素初為縣小吏方被俘執邑人皆號泣以為請

吏顧代之死嗚呼清吏之得民心也如此

長孫順德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也初仕隋亡命歸太宗有佐命之功為左驍衛大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美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乃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改乃禽獸也殺之

何益後為澤州刺史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
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後為良吏
論曰君子小人豈天與之名而一定不可易哉禮義本
無私也違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是故聖人貴遷
善改過推恕以待天下不使之一跌而遂為小人終不
可為也順德貪冒吏賜之帛以媿切其心後果易志遂
為良吏昔許圉師為相州刺史有受財者圉師不忍按
但賜清白箴其人自媿亦修飾更為廉士嗚呼去小人

而為君子果可以勉而至之捨穢趨潔夫人何憚耶且太宗嘗疾貪吏欲懲艾之乃間遣人饋遺諸曹一吏受縑怒欲殺之裴矩謂不可紿人以行法帝乃止至順德受賕既為有司劾發帝以勳戚不正其罪何耶愚竊謂人之有過當其未露則可責其改既已發矣則有法存焉受饋縑者尚欲罔之以罪而在有司者乃更賜之以帛何太宗之英烈而有所蔽如此夫法為至公天下共之也非一人所能私也順德勳戚法在所議豈可置而

不問耶雖然順德之析節厲志不負曲恩終稱循良亦可書也

蔣渙

蔣渙父挺歷胡延二州刺史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維取牋一番貽書以報其副挺卒渙與其兄洌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洌子錬渙子鉥又有清白名

阿史那社尒

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

論曰社尒本番將入朝著忠義之節方在戎狄中不厚賦以自奉且謂部落豐餘於我足矣及其仕唐不替初終之操以功為天子倚信列名青史亦可嘉哉

王義方

王義方泗洲漣水人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

達於此介子未必獲全其高節也君子於是賢之玄暐之母知義方愛子之教且曰若令為吏不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厥後玄暐能立功名於一時無違教也盧母之語其同於不朽矣

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歴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産環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

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

論曰廣州貨珍之會汙吏至是類快其欲地有名貪泉者其來舊矣斯可觀風也與之清節遂與當代宋璟李朝隱齊名晉有吳隱之宋有王琨不獨擅南方之清議矣

杜暹

杜暹濮州人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

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卒謚曰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缺材廉者不得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後為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残鷙失名所發當也物議歸重仕宦未嘗以過譴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年

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論曰廉貧之節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難何則非素習也歷觀前代惟漢唐宗室之賢為最多其處富貴利達

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厮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嬴異時
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
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
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
河南京兆尹卒七十四
論曰先王之時碩德美行人皆有之而讒沮之風不作
於世何哉賊賢害能必殺無赦故也薛珏之潔乃為上
位所惡誣之以罪是無法也未幾諸使參舉乃復進用

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時號神童後數領諸道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常平等使凡佐軍興實國用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始楊炎為吏

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而炎坐
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先以誣罪貶晏忠州刺史以晏所
素憾庾準為荆南節度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
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
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為寃時炎兼删定使
議籍没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録其家唯雜書兩乘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論曰史官謂劉晏因平準法制萬物低昂常操贏資以

佐軍興唐中僨而振晏有力焉而居室湫隘飲食儉約死之後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其廉亦至矣然晏嘗饋謝四方名士凡有舌者悉以利啖之使無得以訾短是晏能廉於臨財而不能廉於取名乃區區持利以結人期固寵保名嗚呼惜哉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

果可倚以心腹耶抑嘗考之唐祚傾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閹寺專權倒持國柄自天寶以來訖於太和之際既百數十年矣在明皇時則高力士引用安史等以召危亂在肅宗時則李輔國憑藉功勞以擅國政在代宗時則因程元振之用賞罰任情致吐蕃犯闕而方鎮之兵不至德宗時則因用竇文瑒霍仙鳴等分統禁旅致專制閫外而王師屢戰無功甚者至於門生天子黜陟朝臣綱紀總於百司予決擅干制敕盤

根固柢歷十數世終以覆唐社稷而後已是則文宗之世欲鉏而去之其為力固不易而乃使鄭注小人參預其間其敗乃公事必矣可不戒哉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可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史官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哉在危難時聽贄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倚倖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書帝所用纔十一唐之祚不競惜哉

論曰陸宣公一代之儒臣當時陳論與其行事之迹後

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慎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嚚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黨授之使轉相教督官至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

歷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遲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槖裝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諡曰宣

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

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謚曰文貫之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
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
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家無羨財
論曰皇甫湜為裴度撰寺碑曰令碑三千字字三縑何
遇我薄耶柳公權以書名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
以子孫為不孝貺遺既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姑笑而
不詰然裴晉公止目湜之語為不羈穆宗尤喜公權能

州刺史郡例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後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徽曾任太子右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

論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奚必為有位者言之耶或告徽非當路可受無嫌乃曰取之在義不在官茲言可以附

聖人之經也觀其中書舍人時憲宗方綦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能懇諫罷之在江州以牛田錢代貧民租入不徇故事自給宴飲之奉原其用心如此豈但脩身以明汙者哉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憕後也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飭諸子始貧之
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
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
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辭然對有日鄭曰如是
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
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
與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後拜西川節
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耶
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
分司卒年七十二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
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斵其騙石馬元和後大
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
者號樂和李公云

論曰崔玄暐母盧李景讓母鄭咸能戒敕其子保初終之節是則二子之清皆其母之烈也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整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𢎞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由是遂以相歷事四朝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論曰僧孺與李宗閔植黨排擊所憎權震天下起搢紳之禍四十餘年史官目之盜儒顧何足道哉然始能却

韓公武餉錢致位宰相令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見貪墨之事如儈儒輩猶知恥而不為是不可為也

盧鈞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後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潔歷位將相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其沒也家無贏財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

元

論曰宋申錫承帝旨鉏宦官不幸謀泄反陷於獄鈞乃能雪其冤然則鈞之大節乃東漢李固楊震李膺陳蕃之流歟有力於清議多矣

乾隆御覽之寶

廉吏傳卷下

[illegible]